“飞地”，渐成是非之地

■本报记者 陆益峰

8月中旬发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随着调查的进行，一些恐袭案细节渐渐浮出水面——嫌犯大多为摩洛哥籍或摩洛哥裔；组织策划者阿卜杜勒-巴基·埃萨提七年前曾在西班牙“飞地”休达被捕过；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通过休达和梅利利亚等作为跳板，偷渡到西班牙乃至欧洲其他国家，成为欧洲安全的重要隐患。

休达，这座大航海时代著名的港口，是西班牙海外重要的一块“飞地”，如今却渐渐成了一块“是非之地”。其实，由于孤悬海外（境外）的属性，不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飞地也很容易引发国际纠纷，或滋生恐怖主义，从而成为烫手山芋。

休达早已忘却了大航海时代的辉煌

飞地，顾名思义就是需要通过“飞”才能到达的地方。具体而言，是指隶属于某一国家管辖但不与本国毗连的土地。1526年西班牙与法国签署的《马德里条约》第一次出现飞地一词，自此飞地具有了国际法意义。飞地又可分为全飞地和半飞地，全飞地被别国领土全部包围，半飞地一般一部分领土与别国接壤，其他部分靠海。世界上大多数的飞地都属于半飞地，休达就是其中之一。

休达地处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西与摩洛哥接壤，面积约18.5平方公里。由于靠近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咽喉——直布罗陀海峡，同时也是北非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休达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公元前7世纪，腓尼基人就将休达作为一个据点，此后1000多年时间里，该地先后被希腊人、罗马人、西哥特人等统治。直到公元7世纪，摩尔人（北非穆斯林）占领休达，并以此为跳板北上征服西班牙，开启了长达700年的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时代。直到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并在此建立了北非的第一个殖民据点。1668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里斯本条约》，休达划归西班牙。1956年，西班牙承认摩洛哥独立，但并未把休达以及另一块位于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归还给摩洛哥。独立后的摩洛哥一直要求西班牙归还两地，但西班牙认为，早在摩洛哥成为现代国家之前，休达和梅利利亚就一直是西班牙领土，不是所谓的殖民地。由此，两地成为影响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由于在历史上几经易手，休达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在非洲一角，居然有一座颇具南欧风情的城市，这本来就让人称奇了。在这里，除了基督教堂，清真寺也不少；大街上，穿着长袍的穆斯林妇女和打扮大胆时尚的西班牙人和谐地走在一起。然而，随着中东北非局势的动荡和难民危机的加剧，这样一座本来非常值得一去的小城正慢慢变得紧张起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大批摩洛哥人硬闯边境关口冲进休达，因为到了这里就意味着到了西班牙，到了理想中的西方世界。然而，难民中混杂的极少数恐怖分子，却让西班牙人不寒而栗。

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此次巴塞罗那恐袭策划者埃萨提在2010年因携带大麻在休达被捕，到2014年释放时本应将其遣返回摩洛哥，但埃萨提以人权为由进行上诉，最后驱逐令未被执行，这最终导致了巴塞罗那恐袭案的发生。此外，有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西班牙在本土共抓捕221名恐怖分子嫌犯，其中在休达和梅利利亚就分别抓获了31名和24名，人数竟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苏莱曼沙阿陵墓两度易地

2015年2月，500多名土耳其军人在100多辆军车和数架战机的掩护下，趁着夜色进入叙利亚境内，从而顺利撤回了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包围在苏莱曼沙阿陵墓的守卫士兵。这块在叙利亚境内的苏莱曼沙阿陵墓，就是属于土耳其的飞地。截至目前，苏莱曼沙阿陵墓两度在叙利亚境内迁移，但主权一直属于土耳其，可谓是一块会“飞”的飞地。

苏莱曼沙阿何许人也？他是奥斯曼帝国创始人奥斯曼一世的爷爷，据说溺亡于幼发拉底河，死后被安葬在幼发拉底河河畔的贾比尔城堡。对土耳其人来说，该墓地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龙兴之地，是土耳其的“圣墓”。因此，1921年土耳其与法国签署的《安卡拉条约》规定，贾比尔城堡的主权归土耳其。

1973年，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上兴建泰拜尔水坝，上游会形成一个水库，贾比尔城堡就位于库区。经过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的协商，苏莱曼沙阿陵墓被转移到阿勒颇省邻近卡拉克科札克的地方，即2015年土耳其派兵解救之处。尽管被迁移，但土耳其仍然派出军队守卫“圣墓”，苏莱曼沙阿墓地仍是土耳其的一部分。

在2015年的那次军事行动中，土耳其不仅成功解救了数十名守卫军人，还带着装有苏莱曼沙阿及其两名卫士遗体的棺椁以及陵墓内的大批文物撤离。最后，土耳其将陵墓安放在靠近土叙边境的叙利亚一侧。按照当年的条约，这块安放苏莱曼沙阿棺椁的新地方仍是土耳其的飞地。

墓地成为飞地的还有位于法国的诺曼底美军公墓。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再现诺曼底战役中奥马哈海滩登陆战的惨烈战况，美军在这场战役中付出巨大牺牲。战后，美国在奥马哈海滩的高地上建立诺曼底美军公墓，占地约70公顷，俯瞰英吉利海峡。资料显示，诺曼底美军公墓安葬着9387名牺牲的美军士兵，其中大多数在登陆当天阵亡。另外，该公墓还建有一座纪念碑，用以纪念没有找到遗骸的1557名士兵。对于这块公墓，法国给予美国特别的权力，使之成为法国国土内的美国领土——飞地。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还有许多著名飞地：阿拉斯加州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飞地；大西洋和太平洋交通要道巴拿马运河区曾经也是，直到1999年才归还给巴拿马当局；古巴关塔那摩监狱及其所在地——美国海军关塔那摩基地更是臭名昭著。

看不懂的“飞地中的飞地中的飞地”

由于印巴战争、苏联解体等因素，南亚和中亚地区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边界，出现了两国互有飞地，甚至一国飞地中套着另一国飞地的特殊情况。比较著名的有位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北部边界的库奇-比哈尔地区，以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

1947年“蒙巴顿方案”确立了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同年独立。彼时巴基斯坦分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两块地区。然而，印度通过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最终导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今天的孟加拉国。由于各种因素，印孟边界十分复杂，尤其在北部边界的库奇-比哈尔地区。在该地区，印度在孟加拉国境内有111块飞地，孟加拉国在印度境内有51块飞地，共有约5万人生活在这些孤岛中，生存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个区域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飞地最多的地区。

更令人称奇的是，一国飞地还处于另一国的飞地之中。比如，印度在孟加拉国的最大飞地巴拿普亚卡各布列（Balapara Khagrabari）中，套着一块孟加拉国飞地约班索其保哈赞（Upanchowki Bhajni），而在这块孟加拉国飞地中，又有一块面积不到一公顷的印度飞地达哈拉卡各布列（Dahala Khagrabari）。因此，达哈拉卡各布列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级飞地。2015年，印度和孟加拉国经过协商，终于解决了印孟北部边界的纠结状态，这些飞地也都成为历史。

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也存在不少飞地。该盆地是天山山脉和吉萨尔-阿赖山脉形成的山间盆地，呈不规则三角形，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锡尔河、索赫河和伊斯法拉河流经于此，再加上苏联时期兴建了不少灌溉渠道，盆地内农业发达，人口稠密，号称“中亚明珠”。

苏联解体后，费尔干纳盆地大部分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少部分属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边界线犬牙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四块飞地，塔吉克斯坦在吉国则有两块，而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国境内有一块飞地。再加上该地区存有许多未定边界，导致三国关系时常紧张，费尔干纳盆地也从“中亚明珠”慢慢沦落为“火药桶”。近些年来，由于阿富汗战争造成恐怖势力外溢，费尔干纳盆地逐渐成为中亚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尤其是近期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溃败，该极端组织势力会不会外溢到费尔干纳盆地，引发多国关注。

一群非洲人翻越边界铁丝网从摩洛哥偷渡进入休达后，高举双手欢呼庆祝。 东方IC

前东普鲁士中心早已被打上俄罗斯烙印，今天的加里宁格勒成了——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晴雨表

■本报见习记者 刘 畅

近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下辖的海军陆战队旅和隶属于舰队的俄陆军第11军在加里宁格勒地区举行了两栖作战演习。俄国防部称，此次演习有波罗的海舰队约2000名官兵、100余件地面装备、20余艘各型舰艇以及12架战机、直升机参与。本月16日，俄总统普京在加里宁格勒召开会议，全面部署西北联邦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从军事演习到经济建设，作为俄罗斯唯一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一直牵动着普京的神经。所谓飞地，简单点讲，就是孤悬海外的领土，而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置于欧洲的桥头堡，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也成为俄欧关系变化的晴雨表。

“国王之山”三度成为飞地

有“普鲁士的耶路撒冷”之称的柯尼斯堡（也称“哥尼斯堡”）命途多舛，在760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城头变换大王旗”，但似乎始终逃脱不了自己特殊的命运，历史上竟做了三次飞地。

1225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一位捷克国王率领“条顿骑士团”向东普鲁士远征，当他们来到波罗的海边这块高高的海岸回望大海时，决定在此兴建一座城堡——柯尼斯堡（“国王之山”）。三十年战争期间，柯尼斯堡成为德语国家文学和文化中心。17世纪，柯尼斯堡落入勃兰登堡选帝侯手中，由于波兰王国夹在其中，柯尼斯堡第一次成为一块飞地。1701年选帝侯势力不断膨胀，建立德意志普鲁士王国，到了1815年，柯尼斯堡改名为“东普鲁士”，成为普鲁士王国最东面的一个省。普鲁士王国统一德国后，东普鲁士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

然而好景不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东普鲁士成为俄德血战的战场，为了削弱战败方德国，战胜国策划了一条“波兰走廊”，迫使德国在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之间割让一块宽几十公里的土地给波兰，从而将德国国土一分为二，东普鲁士再度成为飞地。

割让“波兰走廊”刺激了德国人。1939年，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回“波兰走廊”。但二战德国战败，1945年8月2日，苏联通过《波茨坦会议议定书》第五条“柯尼斯堡城及其邻近地区”，确认得到该地区的合法性后，将之划入苏联版图。1946年4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成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柯尼斯堡州的命令，同年7月4日，为纪念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加里宁，该州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柯尼斯堡也改名“加里宁格勒”，并成为该州首府。随后，苏联将原来居住该州的德意志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外迁，并大量迁入俄罗斯人，加里宁格勒开始了全方位的“俄罗斯化”进程。1991年，随着作为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立陶宛独立和苏联解体，加里宁格勒第三次成为飞地。

“伊斯坎德尔”导弹引发全欧哗然

冷战结束后的25年里，加里宁格勒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俄罗斯与西方接洽的桥头堡，也成为见证双方关系变化的晴雨表。

在最初的五年里，俄罗斯与西方处于蜜月期。“春江水暖鸭先知”，加里宁格勒也感受来自双方的暖意，甚至一度盛行叶利钦打算将加里宁格勒归还给德国的传说。尽管德国政府婉拒这一“礼物”，但还是有大批德国游客来到“柯尼斯堡”“寻根”。然而与西方关系逐渐冷却后，俄当局开始重新考虑加里宁格勒的价值，随着北约东扩进程的加快，如今的加里宁格勒已经“全副戎装”。

2008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其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针对美国将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俄有可能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2014年12月初，俄军在加里宁格勒举行了大规模突击演习，近9000名士兵和624部军事装备参演，其中包括约250辆坦克、55艘船只和100门火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军演中，俄罗斯发射了“伊斯坎德尔”导弹。虽然受《中导条约》限定，美俄不得发射射程500-5500公里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但作为陆基机动型战役战术导弹，“伊斯坎德尔”射程为480公里，并且很容易增大射程至2000公里，其飞行速度是“战斧”巡航导弹的2-6倍，发射后可以改变设定的打击目标，具备机动变轨能力，被西方认为是俄军最具威慑力的武器之一。部署在加里宁格勒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全境，增程后可以打到整个西欧。

此举一出，全欧哗然。一方面俄欧关系面临“新冷战”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说明加里宁格勒重要的地缘位置见证了俄欧关系的变化。

承办世界杯是最好的主权宣誓

如果说军演是一场硝烟弥漫的肌肉秀，那么明年举办的足球世界杯，则是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另一个特殊秀场。一位俄罗斯国际政治专家说，世界杯无法同政治割裂开来，足球被赋予广阔的社会政治使命，在某些方面，其影响力甚至连奥运会也望尘莫及。

俄罗斯世界杯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地缘政治博弈的意味。早在2010年俄罗斯击败英格兰赢得2018年世界杯承办权时，就流出国际足联（FIFA）时任主席布拉特涉嫌贿选、内定俄罗斯的传言。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这种传言更是甚嚣尘上，引起美国、欧盟和乌克兰方面叫嚣集体抵制俄罗斯世界杯，并将之视为对俄制裁的一部分。对此，普京直白地回击道，这是继斯诺登和阿桑奇之后，美英对政敌的又一次打压。可见双方火药味之浓烈。当然就目前来看，变更2018年世界杯举办地点已经基本没有可能性，这几年同样陷入贪腐丑闻的国际足联始终力挺俄罗斯，俄罗斯的筹备工作也已进入尾声阶段。

2018年世界杯将在俄罗斯11个城市的12座球场举行，其中就包括加里宁格勒。作为世界杯唯一非俄罗斯本土的举办城市，人口仅45万的加里宁格勒是承办城市中人口第三少的（仅多于萨兰斯克和索契），又最为欠缺足球传统，其最知名的足球俱乐部加里宁格勒波罗的海队没有任何值得一书的荣誉，曾于20年前在俄罗斯超级联赛征战，此后常年在第二级别联赛为保级而战。但在这样一个没有传统也没有市场潜力之处，俄罗斯政府花费了173亿卢布建造全新的世界杯球场，可见普京对加里宁格勒在世界杯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的期待——一方面能通过“世界杯效应”来促进加里宁格勒的经济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把加里宁格勒推到世界面前是对其主权的宣誓，也给了西方世界一记耳光。

2004年波兰和立陶宛加入欧盟后，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之间的人员往来出现了很大问题，因为理论上俄罗斯公民来往本土和飞地之间、过境波兰或立陶宛时要按照“申根协定”办理签证。长此以往，飞地会变成“死地”，加里宁格勒将面临与俄罗斯本土隔绝的危险，更有可能引起飞地的“亲西方情绪”。在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的背景下，领土问题变得关键而敏感。对此，利用世界杯宣誓对加里宁格勒的主权，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世界杯期间，加里宁格勒体育场将举办四场小组赛，其中一场涉及G组的种子队，届时势必有大批跟队球迷要往返于飞地和俄罗斯本土之间，这期间所牵涉的复杂的签证问题，将会令欧盟方面感到异常棘手。

尽管在今天的加里宁格勒街头还偶尔能看见凹凸不平的德式石板路，但遍地火柴盒式的苏联建筑已经给这座城市打上了深深的俄罗斯烙印。18世纪柯尼斯堡的哲学巨擘康德曾经提出三问：“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对于俄罗斯的唯一飞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晴雨表——古老又青春的加里宁格勒，我们又能期待什么呢？不妨拭目以待。

一周封面

《经济学人》 8月26日

“地毯式镇压”

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以来，伊斯兰政党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类似“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组织拥有着强劲的政治影响力。但本周《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告诫读者不要太乐观。阿拉伯世界暗流汹涌，极端分子不断在欧洲制造恐怖袭击，而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主义者不加区别地予以报复。《经济学人》称，这种“地毯式镇压”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混乱和恐怖主义。

《旁观者》 8月26日

“安全地带”

又是一年开学季。再过几天，新一波小鲜肉将怀着激动心情走进大学校园，梦想着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真是这样吗？本期《旁观者》刊文称，英国大学校方打着保护学生免受极端思想侵扰的口号，为学生开辟一块“安全地带”，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学生与这些思想接触。但这种过度的“保护”涉及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穿衣风格和谈话内容都要约束，事实上剥夺了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

《纽约客》 9月4日

荧屏时间

“小时候，电视机就像我的父母，一直陪伴着我，也教会了我很多事情。”著名的插图画家布鲁斯·艾瑞克·卡普兰的这段话想必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太爱电视了，它是如此有魔力，总能把我带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帮助我成为一名漫画家和作家。”但是今天，手机、平板电脑等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关系，一家人回到家里守着各自的屏幕，缺少沟通的家庭被切割成了不同的世界。

一周数字

10年

日本西部城市松江与韩国南部城市晋州1999年结为友好城市，但随着日韩两国围绕“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纠纷不断，这两座城市也中断了友好联系。共同社报道，松江市长松浦政孝定于10月9日至11日前往韩国晋州市，与晋州市长李昌熙举行会晤，这将是10年来松江市长首次访问晋州。松浦政孝上一次拜访晋州还是在2007年10月。

2024年

没赶上8月21日号称“一生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没关系，你依然可做好旅行计划，等到2024年4月8日，在北美洲的墨西哥、美国得克萨斯、俄亥俄、纽约、佛蒙特和缅因等州以及加拿大部分地区，都将能看到一次日全食。未来14年中，另外会有9次日全食现象发生。